

责任编辑：曹汉俊

封面设计：蒋万景

书名：寡妇客栈

著者：（台）谭谈

三环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徽省地质印刷厂承担激光排版、封面印刷

合肥市杏花印刷厂承担内文印刷、装订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78 字数：165千

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000 定价：3.60元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80564—006—8/I·7

大陆版作者自序

笔者本名徐国隆，生于潼关，幼年长于北京，步入少年期，为避日乱，始转返原籍安徽颍上。

求学、结婚，均在家乡完成，而时光荏苒，不觉已近抗战末期矣。

日寇侵华战争，并不因残灯之火，难予继续，相反，愈演愈厉，梦想并吞中国，作为入侵他国军事资源，而此时笔者与三弟玉隆和其他少、壮年一样，投笔从戎，先后加入抗日阵营，孰料战争结束之快，弹指之间耳。

胜利后，路经南京和平门，无意和三弟玉隆巧遇，百劫余生，快慰胜过悲伤，相处近一月，从此各奔西东，再相逢只有梦中寻求了。

返台就任编制最大之政工队长，由于个性疏狂，不适合军中生涯，终于迭次请求退休，达到从事笔耕目的。

写作逾三十五载，计用过笔名谭谈、司马长虹、铁羽、徐行、徐垒、徐凯等六易之多，所以然者，一生嗜友如命，凡有所求，只要能力所及，勿不慨然承诺，是以借用我笔名的，不胜枚举，因而造成拙作许多怪现象发生，冒名顶替者有之，盗印剽窃者有之，以假乱真者更是多如牛毛。

直到笔者用“谭谈”作笔名，方把逆势扭转，但已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矣。

用谭谈笔名出版逾百部，加上其他笔名发表的，早已超出二百部有余。其中许多作品已被亚洲电影公司，邵氏电影公司改编为电影、电视。诚所谓“自古名医如良相，不许人间见白头”，我老矣，病魔缠身矣。此刻竟和家人取到联系矣。回溯环境好时，家中骨肉，却生不如死，文化大革命浩劫，天愁地怨，不堪追述，而我却不能助家人丝毫之力，而今病入膏肓，住院抢救，可说七进七出，今知拙作大陆再版发行，现已交胞弟斌隆、德隆全权处理，希望略补前愆，亦可稍慰先父母在天之灵。

徐国隆（笔名谭谈）写于香港

►台湾著名作家谭谈小说系列◀

①野 狼 坡 (又名《胭脂虎》)

(又名《寡妇客栈》) ②良 心 秤

③拜 山 (又名《宋娇娇》)

④野 汉 ⑤洞 庭 雷

⑥铁 板 凳 ⑦舍 身 崖

⑧恶 水 滩 ⑨金 凤 凰

⑩血 誓 ⑪张 飞 庙

⑫风 雪 归 (又名《催情草》)

⑬女 盗 ⑭万 马 谷

⑮活 祭 ⑯蝎 娘 子

⑰金 弹 弓 ⑱夜 半 钟

⑲女 屠 户 ⑳快 刀

㉑古堡魅影 ㉒屠 夫 宴

㉓大 刀 会 ㉔狐 仙 灯

㉕乱世儿女 ㉖败 家 子

㉗站 笼 ㉘野 鸡 岭

㉙银色骗子 ㉚画 中 人

㉛我是太妹 ㉜人吃人的社会

㉝天 龙 河 ㉞男人中男人

㉟火 鹤 子 ㊱女人中女人

㊲坛 子 怪 ㊳谍海神龙上

(又名《消魂刀》) ㊴谍海神龙中

㊵霸 王 庄 ㊶谍海神龙下

大陆版权独享 翻印必究

H. 字 P 三乙
身
刀
易

萧寡妇不算大人物，但在“镇边城”一带，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造成她今日地位的最大原因，只有一个字：“谜”——她是个既美且妖的谜样女人。

首先是萧寡妇的年龄令人怀疑。表面看来，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，可是萧寡妇却特别强调：老娘四十有七，女儿嘛二十九啦。不错，萧寡妇确实有个二十郎当岁的大闺女。

萧寡妇是否寡妇也值得推敲，如果说她是真寡妇，却喜欢擦胭脂抹粉，穿红着绿；如果说她是假寡妇，谁也没看到她单独接近过男人；好在，萧寡妇并不认为“寡妇”是种侮辱，相反的，萧与“小”谐音，她还喜欢人叫她“小寡妇”哩！

而今的萧寡妇益发谜上加谜了，她居然大兴土木开起客栈。本来开客栈不算大事，问题是萧寡妇的客栈开在连鬼都不敢去的“野狼坡”；更绝的，萧寡妇倾其所有，把几近千顷的山坡不毛之地一起收购。

“野狼坡”地形险恶，位于“绝户岭”、“天王峰”之间，按说，这儿应该称做谷，但谷看不到一根草，没有一丝花香的味道，

有的是：怪石嶙峋，丘陵起伏，狐洞狼穴……。

萧寡妇的“寡妇客栈”终于开张了。开张并不理想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本来嘛！谁个天胆要到这种绝地方住宿呢？何况，“野狼坡”盛产白眼狼，吃肉不吐骨头。

这谜一般的女人为什么那样傻呢？

这谜一般的女人难道另有企图？

萧寡妇开客栈的谜团总算有了答案。不久，政府开了条山路，山路恰在“绝户岭”、“天王峰”中间，自然，“寡妇客栈”也是必经之途。

“寡妇客栈”由门可罗雀变成户限为穿，归功于这条定名“燕山道”的山路，山路连贯“燕山山腰”十几个山镇，这一来，山区里的特产可以对外畅流无阻，山区供应的货品，也较过去爬山越岭，冒风险方便的多。于是乎天时、地利还有萧寡妇的人和，造成了萧寡妇富可敌国，财倾天下。

三十年来的一场大雪，使“燕山道”断绝交通，不见影子。目力所及，一片白——包括天、地和整个“野狼坡”。

入夜，奇景出现。“绝户岭”、“天王峰”铁树银花，光耀千里；茫茫中，象是披着白盔甲的巨人。“寡妇客栈”也争奇斗妍，八字门楼，飞牙檐廊，灯光通明，老远望，宛如星海光林，极为壮观。

奇景与人们的心情恰恰相反，如此十冬腊月天，呵气成冰，寒风刺骨的，谁不感叹这着场大雪耽误了行程，影响了生计呢？

萧寡妇当然例外，只有她不怕雪，只有她不畏寒。暖阁里，四季如春；正与她的女儿——珍珠欣赏雪景，同时谈论着：万

一再来客了，该把新到的客人往那儿塞？敢情，客栈客满，人满为患。

在第一进院落里的客人们，大都没有睡，十天的大雪阻途，睡觉成了头疼事，睡不着了，谈女人——女人？这儿只有两个年轻女人。珍珠呢？嘴巴巧，会说话，逢人就叫叔叔，不好意思闲嗑牙，说脏字。目标自自然然的集中到萧寡妇身上了。

“为拉个巴子！黄豆芽子！”这是西厢房一名叫做胡老七的刀疤汉子的口头语，胡老七把烟袋锅子猛的向生着炭火的铁盆一敲，接着说：“小寡妇有甚么了不起！小寡妇的屁股沟子旁有块紫色胎记，嘿！嘿！老子都看过。”

十数对眼珠子盯着他，胡老七耸耸肩，非常得意。

“喂！真的有块胎记？”

“胡老七不会是吹牛吧？”

“看到了后面，还是前头呢？”

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十几名大汉兴致很高。

“是这样的！”胡老七胸脯挺了挺道：“半年前吧！燕山道刚刚修通，萧寡妇的客栈第三进院落尚未盖好，俺胡老七来啦！很幸运的算是最后的第七名客人。

“第七名客人？最后？甚么意思呀？”“当啷”！“卜浪鼓”声，说话的是名脑袋特别大，生了张娃娃脸的小伙子。

小伙子姓霍名西尼，做的是货郎买卖，自从有了“燕山道”，霍西尼背着货箱，摇着“卜浪鼓”，专和山区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打交道。霍西尼一天到晚笑嘻嘻，虽是胭脂花粉小生意，为人很四海，交朋友也肯吃亏，所以一向很得人缘。不过，他有个小毛病，嘴巴太快，有时开玩笑开过了头，使人下不了台。

胡老七一看是霍西尼，好象打了两针吗啡，这下可有了搭衬，一唱，一拉，才够劲呢！

“霍稀呢！”胡老七把名字喊错，倒非有意，西尼？稀呢？本就差不多，山区一带教育落伍，“西尼”就是“稀泥”，应该是当然的事。

“说呀！”霍西尼娃娃脸扮了个鬼样。

胡老七加重语气：“那天月黑风高，俺高一步，低一步，好不容易挪到客栈大门口，天啊！客满的红灯挂上来啦！”

“小寡妇总得想办法给你弄个窝吧？”

“俺也是这种想法，一进入小寡妇的客厅，数一数，妈的和咱胡老七一样没处安憩的竟有六名之多。”

“怪不得你小子说是最后的第七名客人，嘿！喂！幸运呢！八成小寡妇腾出间房子？”

“人挤人，那有房子好腾，再说，也算不上幸运。”

“这倒要洗耳恭听了。”

“等一等！”胡老七卖了个关子，“叮！叮！”先把烟袋锅子灰敲掉，然后慢条斯里装上烟，就着炭火猛猛吸了一口，又吐了口黄里带黑的浓痰。

“兔崽子！少他娘的装蒜。”好粗的嗓门。

胡老七眼睛一瞪，正要发火，一打量发话那人，好大个子，扫眉、环眼、膀阔、腰圆，一张脸黑里透紫，活象戏台上的猛张飞。

霍西尼突然拍了下黑大个子肩膀：“朋友，不是哑叭吗？”他看出情况不对，希望缓和下空气，果然，胡老七已经将腿肚子里暗藏的“手插子”抽出来，又放回去。

“操你娘，你才是哑吧哩！”黑大个子找上了霍西尼。

霍西尼又在他肩膀上拍了下：“好小子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老叫驴放屁——响叮当！”

黑大个子腰一插：“呔！骂人？”

霍西尼双手一拱：“大哥！人吃五谷杂粮要放屁，老叫驴食青草豆饼同样要放屁，你说是吗？”

黑大个子被问得一楞，霍西尼这一套似通非通的歪理，居然把黑大个子唬住。

“那你为甚么说俺是哑吧！”黑大个子还是老话题。

“很简单”霍西尼说：“十天来未见兄台讲过一句话，当然认为是哑吧了。”

“兔崽子知不知道哑吧两字不大地道？”

“大哥错了，有道是‘祸由口出’，‘哑能消灾’，兄台既不是真哑吧，却能装聋作哑，佩服？佩服！高明！高明！”

又是歪理，可是这歪理却令黑大个子裂嘴一笑，他一笑，别人也跟着笑，别人无非是想转变下紧张火爆的气氛。

“胡老七！”霍西尼把握时机，急忙说：“你们七名没地方睡觉的客人，小寡妇怎么安排呢？”

一阵掌声，胡老七面子有光，焉不找台阶下的道理？

“小寡妇吗？”他不敢再卖关子：“小寡妇看了我们七人一眼说话啦！小寡妇说：‘老娘四十七啦！你们这些小伙子嘛，跟咱儿子差不多，干脆到老娘房里一起挤’。”

“真的？”霍西尼眼睛一亮。

“假不了，萧寡妇的坑又宽又大，又香又软，老子嘛，恰好跟她睡在一起，她是排头第一，我是第二。”

“老七，那辈子烧高兴啦？”

“所以我说很幸运，后来……后来……”

“嘻！嘻！发现萧寡妇没穿裤子？”

“她是自动脱下来的。”

“妙极了！妙极了！”

“老子一看，等于天上下来的馅饼，于是……”

“霸王硬上弓？”

“没有，总得试探下，慢慢来。俺又看又摸，奶奶的！好深的屁股沟子，好大的屁股蛋子，白的象雪搓的，嫩得很，象小吴担子上挑的水豆腐。”

他连说带比画，活龙活虎，好象真有那码子事。

“不巧的很！”胡老七故意吁长气：“正当胡某就要到手时，奶奶的！不知那个兔崽子大吵大叫，声音比杀猪还难听。”

“这一来，可能砸锅了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，大家都吵醒了，天亮了，鸡也叫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霍西尼笑弯了腰，笑出眼泪，笑得胡老七脸红脖子粗。

“稀泥！笑个鬼？”

“咱小霍笑阁下屎壳郎戴花——臭美，屎壳郎撞窗户——昏了头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——他妈的梦想。”

霍西尼又笑了，在场的人也笑了，胡老七却气得七窍生烟。

“胡老七！”一名留着络腮胡子的大汉说了话：“真金不怕火炼，不妨带他们找小寡妇问问。”

“有理！”霍西尼嘴巴不愿闲着：“只要小寡妇不否认，就证明小寡妇屁股上有胎记，俺小霍不但请客，外加磕头赔礼。”

胡老七先望了望络腮胡子大汉，这才胸脯一拍：“行！不信邪跟老子走。”

他说走就走，房中人不用再打招呼，一窝风跟了出去。络腮胡子走在最后，却发现黑大个子有意无意的向他神秘一笑。

经过二进院落，二进院落的住客也有部分人赶来凑热闹，这也难怪，都是离家在外的壮年汉，有谁不想找找刺激，何况，都希望瞧瞧小寡妇那股泼辣中又带骚的嗲劲儿，该怎的答复这个怪问题？

穿过月形门，是屏风，绕过屏风，第三进院落赫然入目，第三进院落较第一进、第二进院落堂皇的多，有花木，有喷泉，有玲珑剔透的假山小亭，唯一缺点是：两侧没有房子，显得很空旷，但熟悉内情的，都知道萧寡妇还要盖房子，盖房子不是做为客房，而是请来几名粉头，替寂寞的客人们打发苦闷的夜晚。（粉头即妓女。）

粗犷的笑声中，几近三十名大男人到了暖阁——暖阁就是大厅，一拉溜是五间上房，大厅居中，大厅是公开的，小寡妇经常在大厅跟客人们“拉呱”，有时也赌赌纸牌，只是左右的四间厢房却不允许任何客人越雷池一步。

挑开棉门帘，寒风将这干客人送入大厅，萧寡妇多少有些意外，在一旁的珍珠姑娘推开骨牌，连忙站起，敢情她正跟萧寡妇玩“顶牛”。

珍珠之美，决不输于萧寡妇，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，配上小小朱唇，一双酒窝，显得很狡黠，也很精明。

她穿了套葱心绿的丝质袄裤，与小寡妇的一袭大红，令人想到牡丹与芍药，一个美，一个娇，珍珠未说话，先露出白玉似的牙齿，接着一摆头，那条乌溜溜扎着凤尾结的大辫子飘落胸

前，珍珠的胸峰很秀，高高的，挺挺的，这方面倒是超过了萧寡妇。

“各位大叔！”珍珠习惯的愚弄着辫梢，声音又甜，又脆。

“请坐嘛！哎哟！这么多的大叔，凳子不够呢？”

其实，再增加十个客人也坐的下。

“咱叫小翠泡茶，哎哟！那来的那么多茶杯？”

茶杯足够开五桌席，珍珠压根儿就不想让这干粗里粗气的汉子们坐，也不想泡茶，不过，她很会说话，非但不得罪人，还叫人心里面甜甜的，轻飘飘的。

“娘啊！”珍珠叫得很亲热：“总得弄点什么的，招待招待大叔们。”

萧寡妇“卟哧”一笑，说：“别忙，他们有事。”

萧寡妇以一女流在此凶险的“野狼坡”开客栈，自非等闲，她的“招子”够亮，一打量，就看出今夜有“岔子”。

“这位大叔！”珍珠不找别人，偏偏找上了胡老七：“您好象要说话，是吗？”

胡老七变成了没有嘴葫芦，不知怎的张口。

他不是不愿张口，而是被萧寡妇那双锐利的眼光震慑住。

“小寡妇！”络腮胡子大汉忍不住了：“这位胡朋友要说的话在下知道。”

“唔！”萧寡妇美妙的拢了拢鬓角：“阁下很眼生啊！”

“今日生，明朝熟，燕山道往后会常来的。”

萧寡妇笑了笑：“那太好了！希望常到我们这儿捧场。”

“燕山道的‘野狼坡’，客栈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不来行吗？”

萧寡妇愈听话头愈不对，可是小脸蛋仍然是春风满面：

“这位客官很会说笑，真格的，您知道，胡老七要说什么？”

络腮胡子大汉忽然转头盯着胡老七，冷冷说：“姓胡的！是大爷替你代劳呢？还是阁下自己说？”

言下之意很有点看不起对方。

胡老七被激得张了张口，可是仍然做了没嘴葫芦，但这次却非萧寡妇的眼神逼人，而是黑大个子发出一声冷哼。

厅中沉静了片刻——

“谁呀！”萧寡妇嗲声嗲气的：“摸老娘屁股？”

一转脸，是霍西尼，厅里人忍不住失声大笑，略带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。

萧寡妇指着霍西尼鼻子，打情骂俏的说：“原来是你这头上长疮，脚下流脓的坏蛋。”

“大头哥！”珍珠呼着霍西尼女孩子所给予的绰号：“太不象话啦！怎好跟娘开玩笑？”

霍西尼望了眼胡老七，扮个鬼脸说：“我的珍珠妹妹呀！摸屁股？还有人要扒你娘裤子哩！”

“再说此话，看我撕不撕你的嘴。”

“别忘了你的大头哥一向不说假话。”

“霍稀泥！”胡老七凶来兮的说：“你小子不要添油加醋，老子从来未说过扒裤子这类话。”

“哟！”萧寡妇飞了个媚眼：“那你说了些甚么呢？”

胡老七见络腮胡子大汉向他挤挤眼，胆气大壮：“胡某人不过说你屁股沟子旁有块胎记。”

萧寡妇柳眉一挑：“噫！怪了，长在老娘身上的东西老娘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胡老七觉得萧寡妇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泼辣，索性挑逗的

说：“不信可脱下来大家瞧瞧！”

“听口气你大概是见过了？”

“当然！外加摸过。”

“你好象很有把握，是吗？”

“没把握敢赌十块大洋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十块大洋赌老娘脱裤子？”

“应该说赌你屁股上有胎记。”

“如果没有呢？”

“洋钱是你的。”

“可否赌注加大一些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脑袋！用你的脑袋赌我的胎记。”

“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老娘说话不打折扣！”

“划不来，不赌了。”

“奈不得你了。”

别瞧萧寡妇的话象刀子，人仍然是笑意盎然，一团和气。

可是萧寡妇真的解下裤带，再脱掉长裤时，在场的人知道问题不简单了。

胡老七大出意外，他原来的目的是想先给萧寡妇一个难题，然后再说出此行目的，可是万万想不到萧寡妇当成真事办。

一种本能产生的焦灼、不安，说话也有些颤抖：“小……小寡妇，何必认真呢？十块大洋算胡某人请客如何？”

他又向络腮胡子大汉望了一眼，可是这一次不同，络腮胡子大汉非但没有示意，态度上显得极不自然。

萧寡妇已经把褰裤脱下来了，脱了一半，已使得在场人神魂颠倒，呼吸急促，目痴神呆。

“胡老七！”萧寡妇的语气加重了：“请注意！我的手且一松，你的赌注可能就输啦，不过，你仍然不吃亏，当你脑袋搬家之前，老娘敢夸连月份牌上的裸美人，也比不上咱这细皮嫩肉，极丰满又具有弹性的性感臀部——不！应该说是性感的大屁股才够刺激，叫你大饱眼福。”

“……”胡老七那还有开口的勇气。

“听着！”萧寡妇忽然一声冷笑：“张开你的狗眼，看看老娘有没有胎记？”

褰裤落地，萧寡妇圆浑而突出的臀围，真象是雕塑界最完美的杰作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瘢痕，就连这干粗里粗气的汉子们，也认为是艺术结晶，不可亵渎。

气氛益发紧张起来，萧寡妇大胆暴露，都已意识到下一步不会有好结果。

她真的要胡老七脑袋？

胡老七甘心把头做为赌注输掉？

那个络腮胡子大汉可能与胡老七一伙的吧？

他俩串演这一幕“脱剧”不会没有目的吧？

“老子输啦！”胡老七受不住萧寡妇的精神压力，干脆认栽。

“娘！”珍珠一旁笑了笑：“赢已赢啦！裤子可严穿上啊！”

“小兔崽子！”萧寡妇喊的是霍西尼：“帮老娘把裤子穿上。”

霍西尼地下一跪，摇头晃脑的：“请老娘自己升裤，小子替你把后门。”

天！也只有女孩家口中的“大头哥”在此要命的节骨眼上制造风趣，果然，许多人被他逗笑了，就连萧寡妇都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。

萧寡妇终于把外裤整理好，一个又粗又壮、杀气腾腾的中年丑女人由左厢房走了出来。

这女人大家都认识，身份是客栈管事。但她名为管事，却很少问事，别瞧长相很凶，可说面恶心善，凡是客人有困难，除非不开口，开口很少打退票。她的名字很怪——阎王婆。

阎王婆刚一亮相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窜出一条狗，呀！不是狗，是狼，比牛犊还要大，一张嘴，露着牙齿，碧绿的眼，凶狠狠的，象是择人而事，全身金黄，闪着光，四条健壮的腿，蹲伏着，那是扑袭前的准备工作。

“阎王婆！把东西给他。”萧寡妇指了指胡老七。

“当！”一把快刀掷在胡老七脚跟前，阎王婆双手当胸一抱：“自己动手吧！”

阎王婆、狼，一人一兽的适时出现，在场人既惊又奇，未见萧寡妇传话，阎王婆怎会知道外面的事情？尤其，领着狼，带着刀。

厅中立刻产生种阴森森的感觉，忽然胡老七抽出“手插子”，一抬腕，就要向萧寡妇打去。不意那条狼快如闪电，在人的目力中只能看到的是黄影，错错眼，胡老七一声惨叫，“手插子”落地，手已被狼咬住，鲜血淋漓。

胡老七恐惧地变了人形拼命挣扎着，但狼的两只前爪捺住他的双肩，硬是动弹不得。

阎王婆望望萧寡妇，萧寡妇没有说话，仅仅点点头，阎王婆扬起“旱船”般大脚，向厅门走去。

“小心肝！走！”

阎王婆不知在喊谁，不旋踵，大家都明白了，“小心肝”就是狼，狼象拖死狗般的将胡老七往外拖。

“停一下！”络腮胡子大汉似心一横，发话了：“容王某人交代清楚，再处置胡老七不迟。”

说罢向萧寡妇双拳一抱：“萧当家的，可否看在王某人薄面，放胡老七一马？”

萧寡妇嫣然一笑：“原来阁下姓王，大号？”

“一虎！”

“名字满响亮哩！有何指教？”

“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胡老七是王某的兄弟。”

“唔！那倒失敬了。”

“想来王一虎这不值钱的三个字，萧当家的听说过吧？”

“听说过，阁下不是十里铺‘四方客栈’的老板吗？”

“不错！王某的客栈承蒙关照。”

“当然！同行是冤家。”

● “哈哈！萧当家的不但手段厉害，说话也够绝。”

“现在才知道？”

“半个月前就知道啦！”

“半个月前？”

“王某两名兄弟未见回去。”

“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和在下一样，希望你识相点，客栈关门。”

“唔，原来指的是两名进门就拍桌子的傻小子。”

“就算是傻小子吧！”

“老娘很对得起他们俩，卸八块后，喂狼。”